

谭献代周星诒购藏陈氏带经堂书籍考*

——兼及周、谭二人的交游与交恶

吴钦根

内容摘要:谭献代周星诒购藏陈氏带经堂书籍一事,是关系到带经堂、书钞阁两家书籍递藏的重要问题,也是导致周、谭二人由交好走向交恶的关键所在。但由于史料不足征,对于个中问题,长期以来均未能给出很好的答复。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南京图书馆所藏稿本《复堂日记》中的相关信息,并参以周星诒等人的批语、题跋,大致可得出三点结论。一是谭献与带经堂陈氏后人陈树杓相识始于同治三年八月,此后直至光绪八年二月,二人均有相当的书籍、书信往来;二是自同治三年十月至十二月,谭献为周星诒共购得带经堂藏书117种,其中就包括明钞本《北堂书钞》;三是周星诒所言谭献居间购书时从中渔利、干没善本,如旧钞本《隶释》、陈奂校本《淮南子》等,当非事实。

关键词:谭献 周星诒 带经堂 书钞阁 《复堂日记》

周星诒(1833-1904),字季貺,号已翁,又号窳翁,先世河南祥符(今开封)人,后迁居浙江山阴(今绍兴)。生平“喜收藏金石、书籍、字画,手自理董,精审绝伦”^①。同治三年(1864)出任福建邵武同知期间,曾假手谭献,得以从陈树杓手中收购带经堂的大批藏书^②。谭献(1832-1901),字仲修,号复堂,浙江仁和人。与周星诒有总角之好,与其兄周星警亦往来颇密。谭献代周星

*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、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:18ZDA259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俞樾:《五周先生集序》,《春在堂杂文》六编卷七,清光绪刻《春在堂全书》本。

②周星诒批清雍正六年刻本《读书敏求记》“说文解字三十卷标目一卷”条云:“陈氏居文儒坊,其先人兰邻大令,以名进士为令浙江,藏书极富。星村名树杓,亦善鉴别,予所得书泰半得之渠家。”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3册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97-98页)

治购藏陈氏带经堂书籍一事,本是关系到带经堂、书钞阁两家书籍递藏的重要问题,但由于此事直接导致二人由交好走向交恶,故在二人已刊著述中,于此中事实均绝少提及。本文以南京图书馆所藏谭献稿本《复堂日记》^①为中心,参以书目、题跋等相关文献,对谭献居间购书的前后过程以及周、谭二人由交好到交恶的一段历程,做一番考察和发覆。

一、谭献与带经堂陈氏的交谊

同治元年(1862)闰八月至同治四年(1865)三年的三年多时间里,谭献因避洪杨之乱,寓居福州。期间与当地多位藏书家来往密切,而其中最著者当属带经堂陈氏。带经堂陈氏家世藏书,所藏主要起于陈征芝^②。陈征芝,字世善,一字兰邻,号韬庵,福建闽侯人。历任浙江会稽、平湖等地知县。“生平好聚书,官俸所入,悉以购之。比归田,积至八万卷,宋元名槧,十居六七。”^③所藏多世间不经见之本,其中不乏黄丕烈旧藏。陆心源有《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》一篇,列所藏精本数十种,如影元钞《周易本义》、影宋本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华阳集》,宋刊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、《九家注杜诗》,元刊《周易会通》、《离骚草木疏》等^④,其中尤以明抄《北堂书钞》为著。后传至其孙陈树杓。

谭献初知带经堂陈氏,在同治三年(1864),其八月初九日日记云:“过陈诚庵谈,见陈氏《带经堂书目》,多有影宋抄本。”^⑤陈诚庵,生平事迹不详,期间与谭献多有书籍往还。其人亦购有带经堂部分藏籍,如兰雪堂活字本《董子》^⑥即是。谭献与带经堂陈氏相识及其购书事,当由其介绍。八月廿四日日记有云:“予过诚庵谈,晤陈兰邻大令征芝后人树杓,号星村,博士弟子。大令收藏书籍甚富,近日吾与季况谋得其副也。”^⑦谭献与陈树杓的直接往来,

①《复堂日记》,稿本,五十七册,南京图书馆藏。日记始于同治元年(1862)闰八月初三日,止于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六月九日,除部分年份有所缺失外,几乎无有间断。中有《甲子日记》(又名《城东日记》)一册,为谭献同治二年四月至同治三年十二月所记,其中多涉在福建购书事宜。

②王长英、黄兆彰《陈征芝及其带经堂藏书》云:“陈征芝的藏书基础始于祖传,他继承了曾祖、祖父的藏书有近千卷,同时也得到同僚友人的互赠。”(《福建藏书家传略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,2007年,第71页)

③(民国)欧阳英修,陈衍纂:《闽侯县志》,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,1995年,第514页。

④陆心源:《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》,冯惠民整理:《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》卷五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82-83页。

⑤谭献:《复堂日记》,第二册《城东日记》,稿本,南京图书馆藏。

⑥谭献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日记云:“兰雪堂活字本《董子》,旧藏陈兰邻大令带经堂,今归陈诚庵。”

⑦谭献:《复堂日记》,第二册《城东日记》,稿本,南京图书馆藏。

此为首次。陈树杓，字星村，生平事迹不详。其人亦善鉴别，知藏书^①，今所存《带经堂书目》五卷即由其编定。谭献与陈树杓的往来，主要集中在同治三年十月至同治四年二月，大体皆与书籍相关：

过诚庵，晤星村，购成书数种，列后：《毗陵志》、《义门读书记》、《空同集》、《六艺流别》、《蜀汉本末》、《金石例综》、北江《左传诂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。（同治三年十月廿一日）

今日始与星村定议，袁、顾校本《隶释》归我，近日一乐事也。（十月廿五日）

星村来，以吴西林《临江乡人诗》赠我。（十一月初十日）

星村来，以书质者：宋刻《乐书》、元刻《礼书》、元刻《国策》、《淳熙三山志》、《荀子》校本、《绛云楼书目》吴枚庵校注本、《宝刻类编》、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、赵刻《水经注》。（十一月十三日）

星村来，购得《白虎通》、《风俗通义》，皆大德刻本也。（十一月二十日）

陈星村以《中州金石考》、《集古录跋尾》二钞本，《广韵》刻本贻我。（同治四年二月初七日）

同治三年，带经堂陈氏书籍陆续散出，谭献作为周星诒购藏陈氏书籍的“中间人”，在往还中也颇有所得。据上引日记梳理可知，谭献所得陈氏藏籍有：旧钞本《隶释》、明大德本《白虎通》、应劭《风俗通义》、《毗陵志》、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、黄佐《六艺流别》、赵居信《蜀汉本末》、冯登府《金石综例》、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、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、李梦阳《空同集》、吴颖芳《临江乡人诗》、抄本黄叔瓚《中州金石考》、抄本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、《广韵》等十五种，其中后三种为陈树杓所赠。当然，这只是日记中有明确记载的部分，实际所得或不止此。如陈奂校本《淮南子》，日记中仅见眷校记录，并未言明何时购藏，但据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所云：“往在闽中，得陈硕父征君手校宋本《淮南王书》，珍为鸿宝。二十年中，周季况、戴子高、赵撝叔、陶子珍、孙仲容皆传写一本。”^②可知此书确为谭献所有，且为在闽中所得。

在书籍的购藏之外，更多的是日常间的书籍借阅，如“星村来，借得黄氏《隶释刊误》，即本之袁、顾，欲校叶氏本也”（十一月初四日）。又“星村札来，以传写何义门校本《水经注》借我，与予藏义门原本合”（十二月初七日）。十二月朔日日记又云：“为季况校《艺文类聚》，传校陈兰邻手校本也，兰邻盖借冯已苍旧校本。”

①《带经堂书目》卷四著录有宗泽《宗忠简集》八卷旧钞本一种，即陈树杓同治元年于旧书肆中所觅得。

②谭献：《复堂日记》第五十一册《休景记》，稿本，南京图书馆藏。

除书籍往还外,期间还偶有金石碑拓方面的交流。当时闽地金石之风甚盛,著名金石学者如魏锡曾、丁文蔚等均寓居于此,与谭献往还无虚日。陈树杓于金石碑帖虽非专门,亦不免受当时风气的濡染。谭献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云:“星村来,以厚值得旧拓《石鼓文》一本、《鹤铭》廿五字本一本,皆梁氏故物也。但与稼孙欣赏之耳。”又十二月初三日日记:“星村来过,留邓石如篆一纸,伪迹也。”陈氏在祖传藏书流散之时,以厚值购旧拓,甚至名人伪迹,其痴迷亦可见一斑。

同治四年三月十一日,谭献自福州登舟返里。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二人未见有书信或直接的往来。至同治十一年六月,陈树杓来杭^①,谭献为撰《带经堂书目序》一篇^②。此序传世本《带经堂书目》未载,《复堂文》亦未收,不知何故。此后的光绪四年与光绪八年间,陈树杓又曾多次以书信来告贷,谭献均“无以应之”^③。光绪八年以后,日记中再无二人往来的记录。但同治初年的这段书籍往来,在一定程度上为谭献居间购书作了相当的情感铺垫,则是毋庸置疑的。

二、日记所见谭献代周星诒购藏带经堂书籍始末

关于谭献代周星诒购藏陈氏带经堂书籍这一段藏书史故实,因文献不足征,故而在以往的研究及相关论述中,或付诸阙如,或多有失实之处。如郑伟章《文献家通考》仅云:“同治三年秋中,谭献(仲修)寄给他陈氏《带经堂书目》求售,即罄廉俸以买之。翌年正月派人将陈氏书运来。”^④所言仅据周星诒《明钞本〈北堂书钞〉跋》,对于谭献居中购书的情形未加言明。李军《周星诒藏书事迹征略——以〈书钞阁题跋〉及周批〈读书敏求记〉为主》一文,方根据周星诒的相关题跋及批注对此中事实加以揭示,云:“谭献作为藏书家,研究者注意不多。惟当时参福建学使幕时,福州带经堂藏书散出,遂由其居间为

①期间还向王诒寿索题《归舫载书图》。稿本《缙雅堂日记》云:“夜题陈兰邻先生《归舫载书图》。陈,侯官人,嘉庆末官会稽令,竭俸求书,多善本,罢官归,作此图,有嘉善黄霁青太守序。今其孙星村参军索补题也。”题词为《如此江山·陈兰邻先生〈归舫载书图〉为文孙星村参军题》,小注云:“先生官会稽时,得古本甚夥,半沈氏遗经堂归之,收罗、校讎之役亦以属也。”(《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》第26册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7年,第42页)

②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日记云:“清晨起,为陈星村撰《带经堂书目序》一首。”(《复堂日记》第十二册《壬申琐志》,稿本,南京图书馆藏)

③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日记云:“得杭州黄质文书,又陈星村函,星村凡三函告贷矣,殊无以应之。”又光绪八年二月初三日日记:“得陈星村告贷书。”(《复堂日记》第三十七册《天都宦记》,第四十三册《知非日记》,稿本,南京图书馆藏)

④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》中册,中华书局,1996年,第1044-1045页。

周星诒收书颇多,《北堂书钞》即其中之一。”^①但对于购书的具体时间、购书的种类、数量,以及二人因购书而交恶等相关问题,仍因未能检核稿本日记而付之阙如。

谭献作为周星诒购藏带经堂藏书的“中间人”,其所著《复堂日记》本当有详细的记录,但由于通行本日记乃谭氏生前精心编定的“洁本”,大有以日记为著述的意味^②。加上此事直接导致二人交恶,因而于此中情实多未加选录。而南京图书馆藏谭献《复堂日记》稿本则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他代周星诒购藏带经堂书籍的前后过程,其中甚至还涉及到代购书篋等细微琐事,可以很大程度上还原当时递藏的现实场景。

谭献得见《带经堂书目》在同治三年八月初九日,陈氏藏籍公开求售当亦在此时,故谭氏将此中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同样雅好藏书的友人周星诒。周氏当时远在邵武,因以购书事相嘱托。周星诒同治四年所书《北堂书钞》跋云:“(同治三年)甲子秋中,谭仲仪以书告,有旧家陈氏,富藏书,求售者,不可得,知诒癖书,宛转达仲仪道意。因触旧事,且以其姓合也,函致仲仪访之。”^③谭献八月廿二日日记亦云:“得季况十二日重编第三号书,内有书目六纸,属为代购。”又十月初五日日记:“得季况廿四日第八号书,丁宁三复,盖为带经堂陈氏书也。”谭献为周星诒代购陈氏藏书而有所收获,始见于同治三年十月初十日,此后有所得必详细记录书名、版本于日记中,今以时间为序,为之排比如下:

过诚庵谈……今日为季况买得书十七种:《事文类聚》、《方輿胜览》、《微波榭丛书》、《戴氏遗书》、《吴郡志》、《嘉泰会稽志》、《咸淳临安志》、《白孔六帖》、《白虎通义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东都事略》翻宋槧本、《水经注》、《历代史表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后汉书补遗》、抄本《文苑英华》。(十月初十日)

过诚庵,借得硕父先生手校《淮南子》。又为季况购得赵晋斋旧抄本书六十二种,又为购得:《翁山诗选》、《两汉金石记》、《诗经广诂》、《庄子郭注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明刻《列子口义》、《文选考异》、《篋衍集》,又《十三经集字》黄手本、《今世说》、《玉台新咏》、《荀子》卢本、《淮南子》庄本。(十月廿五日)

①李军:《周星诒藏书事迹征略——以〈书钞阁题跋〉及周批〈读书敏求记〉为主》,《书目季刊》2009年第4期,第28页。

②详参拙文《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——论谭献〈复堂日记〉的编选、删改与文本重塑》,“微观史、中心与边缘——日记与近代文史之学的拓展”会议论文集,南京大学,2018年8月。

③白云娇:《国图藏周星诒子部善本题跋辑考》,《文献》2015年第3期,第94页。

星村来,今日为季况买书:《经史证类本草》卅册、元刻《宋书》廿四册、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十本钞本、《开元礼》十六册钞本、《中兴两朝纲目》八册钞本、《大唐郊祀录》四册钞、《太常因革礼》六册钞本、《王右丞集》影宋钞四册、《澠水燕谈录》黄校钞三册、《能改斋漫录》十二册、《开元释教录》八册、《石鉴录》钞本二册、《高僧传》五册钞本、《元秘史》四册钞本、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十六册钞本、《通鉴目录》十册、《廿二史四谱》十六册、《潮蹟》一册黄氏钞本、《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廿四册钞本、《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卅二册钞、《历代赋汇》五十八册、《唐大诏令》十六册钞本。(十一月初七日)

晨出过各书肆,过诚庵……又为季况买得元刻《通志》之半,合之前日所得一百本,似尚缺二十册。此书为梁氏故物。(十二月初六日)

星村来,购得《白虎通》、《风俗通义》,皆大德刻本也。为季况购得《能改斋漫录》抄本,校刻本多至百餘则,有“陈继儒印”一印。(十二月二十日)

此为日记中有明确记载的部分,自十月至十二月,谭献为周星诒共购得陈氏藏籍117种,其中就包括陆心源《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》所提及的杨仲良《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^①,以及元刊《宋书》、郑樵《通志》、影宋抄本《王右丞集》、黄丕烈手钞校本《潮蹟》及抄本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《唐大诏令集》等名钞十餘种,其中更有一次性所购入的赵魏旧藏抄本书籍62种。此62种钞本书,谭氏日记未载详目,今可据周氏藏书目考出者,凡37种,分别为:方勺《青溪寇轨》一卷、钱大昕《疑年录》四卷、陆友仁《吴中旧事》一卷、张宗道《纪古滇说集》一卷、顾炎武《石经考》一卷、万懋敏《天一阁碑目》一卷续增一卷、李邦献《省心杂言》一卷、吾邱衍《学古编》一卷、题晋陈本《子华子》二卷、《鬼谷子》一卷、崔璈《刍言》三卷、赵叔问《肯綮录》一卷、宋祁《宋景文公笔记》(残本)、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七卷、叶梦得《岩下放言》三卷、吕颐浩《燕魏杂志》一卷、吴箕《常谈》一卷、周密《志雅堂杂钞》一卷、李翀《日闻录》一卷、陈栌《勤有堂随录》一卷、陈世隆《北轩笔记》一卷、郭冀《雪履斋笔记》一卷、上官融《友会丛谈》三卷、高晦叟《珍席放谈》二卷、《墨客扫犀》十卷《续墨客挥犀》十卷、《萍洲可谈》三卷附《古滇集说》一卷、金盈之《醉翁谈录》八卷、夏伯和《青楼集》一卷、郭璞注《穆天子传》六卷、徐鞬辑《三水小牋补遗》一卷、

①值得注意的是,陆心源《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》云:“及至闽,遍访陈氏后人,仅得张清子《周易纂注》、金仁山《尚书注》、杨仲良《长编纪事本末》三书,餘皆不可得。”(《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》,第83页)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七有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跋》,云所购为“影写宋季徐琥刊本”(《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》,第344页)。周星诒《传忠堂书目》卷二又著于录,云钞本二十四册,然则陈氏所藏有两种乎?

郑荣《开天传信录》一卷、李华《李遐叔集》四卷、顾瑛《玉山璞稿》二卷《玉山逸稿》一卷、唐求《唐隐居诗》一卷、郑朴《敷文郑氏书说》一卷、赵鼎《建炎笔录》一卷、陶宗仪《游志续编》二卷^①。

当然,这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明钞《北堂书钞》。关于此书的流传端绪及购买经过,日记中也有详细记录。据稿本日记,此书定议于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七日,当天日记云:“星村来,始成议《北堂书钞》真本,得归季况矣。”交付则是在十八日:

星村来,荔丹来谈。为季况购得《经义考》及《书钞》真本。影宋本《北堂书钞》一百六十卷,字画讹舛,然是永兴真本。世行陈禹谟刻,改易面目,尽失本真,引据古书,辄以世俗本承改,其书可烧也。禹谟云原本讹脱,几至不可句读,所见殆即此本邪?此写本有云章阁、纫佩斋印,流传端绪不知何人,后归孙伯渊观察,曾属王石华校正,又自校之,洪筠轩、严铁桥又校之。《铁桥漫稿》记校是书始末甚详,并云已刻清本数十卷,已而中辍。卷中有铁桥跋语。原本又归何梦华,何之后人以归闽,陈兰邻罢官,携之归闽。仙游王怀佩见而笃爱,欲以白金七百两易之,不得。周季况渴慕是本,驰书十至,乃归周氏矣。季况名星诒,祥符人,时官邵武府同知。

此条亦见刊本《复堂日记》,但选刊时仅交代年份(甲子),而删削事件发生的具体月日,与稿本相比勘,字句间亦偶有异同,如关于王捷南^②求书一段掌故,刊本中仅云“欲以重金易之”,未明言具体金额。结合周星诒跋所云“初索价白金千五百两,录副本亦须费二百四十两,书十往返,仲仪尽力为道地,乃以兼金七百成议”^③,可见所费银两与王氏所欲出者正同,而最终书归周氏,谭献在其中当发挥了不寻常的作用。稿本的存在,正可以丰富相关细节。对于明钞本《北堂书钞》,周星诒早已留心,咸丰十年以同知分发福建候补时,曾着意访求而未果。今更“驰书十至”,渴慕之情可知。值购得此书后,即将藏书之处更名为“书钞阁”,于此可见周氏对此书之珍重。

其实,当时得知带经堂藏书流出而着意访求者不在少数,除王捷南外,还有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。陆氏同治间曾官居福建盐运使,陈树杓在编订《带经堂书目》时曾囑为参阅,故对带经堂藏书知之甚详。然陆心源任福建盐运使已在同治六年,闻带经堂陈氏藏书散出,更在“粤东归田”之后。而

①详参周星诒藏并编《周氏传忠堂书目》、《书钞阁行篋书目》(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·近代卷》第9册,商务印书馆,2005年)各书著录信息。

②王捷南,字怀佩,福建仙游人。生平湛深经术,旁及星命、医卜,著有《闽中沿革表》、《东越献征录》、《金石书院志》等书。

③白云娇:《国图藏周星诒子部善本题跋辑考》,《文献》2015年第3期,第94页。

谭献代周星诒购书则早在三年前。因此,陆氏往福建求书之时,陈树杓“最秘之本,其先人别储一椟,为虫蚀尽”的回应,与《书后》中所谓“周季貺太守谓其目为星村所伪造”的言论,恐怕也只是买卖双方两种不同的托词罢了。

同治四年正月十六日,周星诒家仆将所得带经堂陈氏书籍四箱运回邵武,谭献上元日日记云:“明日季况仆人归邵武,予寄二三号函及书籍四,又《艺文类聚》校本。”此后,购书事似乎直接委托于陈树杓,谭献二月初五日日记云:“星村来谈,今日为季况收书一箱。”又初七日日记:“星村札来,是日又为季况收书一箱。”三月十一日,谭献登舟归里,日记中再无代购陈氏书籍的记载^①。事实上,自同治四年三月起至光绪十四年九月的二十馀年时间里,周、谭二人也再无往来。

三、谭献与周星诒的交游与交恶

谭献与周星诒结识早在咸丰初年,当时《赠祥符周星诒(家山阴)》诗有“逢君不觉作青眼,市中歌哭惊屠沽”^②之句,同治三年为周星诒叙《勉惠词》,又云:“仪交四方君子,则周子季貺为最先。季貺中州名家子,有志节,能文章,定交之始,相视莫逆也。”^③国家图书馆藏周星诒批注清雍正六年本《读书敏求记》(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)“隶释”一条中亦有“仲修名献,杭州人,素以气象、道义自命,与予总角交,予视之犹弟兄者也”^④的话,可视为对谭称“莫逆”的呼应。但所刊《麻横诗质》中题赠谭献的诗却仅有两首(《题近诗后寄谭仲修献杭州》、《湖州道中夜行怀仲修之鄂》),且均作于庚寅(1890),则相当于晚年。所著《麻横日记》,亦仅光绪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日记提及谭献赠新刻《冷庐杂识》八卷一事,但赠书事早在咸丰六年^⑤。

事实上,在谭献稿本日记中,自同治四年三月起至光绪十四年九月的二十馀年时间里,亦不再有二人往还的任何记录。其间缘由若何?在二人的已

①据周星诒题跋可知,同治四年至同治六年间,他还零星收得带经堂陈氏的部分藏籍,如同治四年冬购得吴氏绣谷亭抄本元吾衍《闲居录》一卷;同治五年十月以白金十两购得清抄本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一卷、明韩宸刻本董道《广川画跋》六卷;同治六年六月购得清抄本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八卷,又得陈树杓所赠明姚咨抄本张端义《张荃翁贵耳集》三卷等(详见白云娇:《国图藏周星诒子部善本题跋辑考》,《文献》2015年第3期)。

②谭献《化书堂初集》卷二,清咸丰七年(1857)刻本。

③谭献:《叙》,周星诒:《勉惠词》卷首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72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529页。

④钱曾:《读书敏求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3册,第113页。

⑤周星誉、周星诒撰:《鸥堂日记 麻横日记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49页。今所存《麻横日记钞》(1884-1898)并非原本,而是王欣夫删节所存,所收多读书心得与书籍考订之事,人物交游从略,其中与李慈铭交往、交恶的内容亦无所保留。

刊著述中,似乎找不到痕迹。

上述周星诒手批《读书敏求记》中,“隶释二十七卷”有眉批一条云:

带经堂陈氏藏叶氏本,为黄复翁、陈仲鱼、袁又恺、顾涧菴诸先生手校者。甲子岁求售于余,余时官邵武,以购书托之谭仲修。仲修于中渔利不少,又将善本悉为干没,此书亦其一也。丙寅岁来福,晤星村秀才,始悉其详。魏稼孙在杭州曾见之于仲修处。记此以示后人,俾知人之不可信有如此者。黄黎洲先生以吕留良干没澹生堂出售诸书,因与绝交,良有以也。^①

此条述二人交恶之缘故甚悉。据此可知,周星诒与谭献“绝交”的缘由,在于周氏认为谭献在居间购书之时,有从中渔利、干没善本的嫌疑,而叶奕苞旧藏钞本《隶释》即其中之一。关于此书的购藏经过,谭献稿本日记有详细的记录。同治三年十月初七日日记云:“借陈氏旧抄《隶释》归。盖叶九来故物,后归黄尧圃,有袁又恺、顾千里两君手校者也。夜校得一卷,诚难得之善本也。”可见起先仅是借校,因此在之后十九日、二十日均有校阅《隶释》的记载,其间还曾觅书估为之修补。至二十五日,始与陈树杓定义,当天日记云:“始与星村定义,袁、顾校本《隶释》归我,近日一乐事也。”也就是说,此书的购藏是谭献深思熟虑的结果,是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,购买也是在与陈树杓正式商定之后。且没有任何信息表明,此书曾为周星诒所定购。陈树杓所云,或有大言欺人之处。至于魏稼孙目见一条,则与干没事实完全构不成因果关系,不足成为干没的证据。

事实上,此后周星诒本人似乎也改变了原有的看法。今上海图书馆藏有清竹声共雨山房抄本《隶释》一种,为周星诒故物,跋云:

同治乙丑,谭仲仪从福州陈兰邻大令后人见明人写本《隶释》,经顾涧菴、陈仲鱼、黄复翁诸先生手校,为士礼居旧藏,即《刊误》所据旧钞本也。仲仪买获原本,属魏稼孙转临一部,寄诒邵武军中。稼孙竭半年力传校于汪氏刻本,字里行间,涂改过半,又以五色笔分别录诸先生校语上下方,精审殆过原书。自为二跋,手写帙之首尾。诒得而宝之,如获珍珠船。及获遣颁系,尽卖藏书,以资上腹,独重是良友手迹,未忍属人。甲申自福州乞假赴七兄吴淞相见之约,时稼孙殁五岁矣。携在篋行,或恐亡失,有负故人,因捡赠女壻本存弃为世宝,而诒篋遂无是书。^②

①钱曾:《读书敏求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3册,第113页。

②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》第7册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3年,第239-240页。按,“甲申”原作“乙酉”,“五”疑当作“三”,因魏锡曾卒于1882年。此书还收有周星诒跋明钞本《澠水燕谈录》一种,亦得自福州带经堂陈氏。

此则题跋作于周氏晚年,其时魏锡曾已不在人世。与《读书敏求记》中的批语相校,此跋应当是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当时获得《隶释》的历程,所言亦与稿本《复堂日记》所记相合。语气已一改以往的激烈而归于平和,言词中所表露的也多是感激、珍重之情。是书上有魏锡曾跋语云:“右《隶释》钞本,经陈仲鱼(名鱣,海盐人)、顾澂(名广圻,元和人)、袁寿阶(名廷桢,吴县人)三先生手校。去冬谭子仲仪得之侯官带经堂陈氏,余既为周子季况录副,附识如左。”^①作跋时间为同治四年三月三日,足以证明周氏所谓干没的事实乃无中生有。

在《隶释》一书之外,陈奂校本《淮南子》亦为周氏所谓干没之一种。他眉批《读书敏求记》“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”条云:“复翁藏宋本后归艺芸精舍,陈硕甫先生奂为陈兰邻先生传校一本。乙丑冬,陈氏出以归予,亦为谭仲修干没以去。”^②乙丑,即同治四年。而据稿本《复堂日记》,谭献始见此书,在同治三年十月初二日,日记云:“过诚庵,见硕甫先生手校《淮南子》,本义买之也。”廿五日又云:“过诚庵,借得硕父先生手校《淮南子》。”可见起初亦是借阅。此后日记中虽仅见眷校记录,并未言明何时购藏。但据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,“往在闽中,得陈硕父征君手校宋本《淮南王书》,珍为鸿宝。二十年中,周季况、戴子高、赵撝叔、陶子珍、孙仲容皆传写一本。”^③可知此书最终确为谭献所得。但这不足以说明此书为干没所得,且同治四年冬,谭献早已返归杭州,周氏所云在时间上已有所出入。另外,从日记的措辞及后来在友朋间广泛传抄的情形来看,绝没有干没的可能。至于是否从中渔利,虽已无从得知;但谭献以中间人的身份为周星诒购得众多精刻名钞,并以所得宋刻元修本《中说》相赠^④,则是不争的事实。

光绪十四年九月十四日,周星诒来访,稿本日记云:“暮色中季况来谈,晚饭后去。头没杯案,犹是三山旧风味也。”^⑤此为周、谭在时隔二十三年半之后的再次会面。此后二人交往如常,故谭献往湖北,周星诒有诗赠行。光绪

①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》第7册,第233页。

②钱曾:《读书敏求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3册,第269页。

③谭献:《复堂日记》第五十一册《休景记》,稿本,南京图书馆藏。

④谭献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日记云:“晨出过各书肆,过诚庵……又为季况买得元刻《通志》之半,合之前日所得一百本,似尚缺二十册。此书为梁氏故物。兄弟析贻,并此书亦各执其半,以故散失,可叹惜也。珠联璧合,仍留缺陷。季况嗜古之笃,为同好仅见,予感其专挚,并以新得之宋本《中说》饷之。”周星诒跋语亦云:“宋槧元修本《中说》三册,为常熟冯知十、温陵张氏两家旧藏。吾友谭仲仪得之福州,寄诒邵武,弄之十九年矣。”(白云娇:《国图藏周星诒子部善本题跋辑考》,《文献》2015年第3期,第77页)

⑤谭献:《复堂日记》第五十二册,稿本,南京图书馆藏。

二十三年九月,周氏又以《窳横诗质》未刻稿,以及外孙冒广生词稿嘱谭献审定。谭献在得知周星诒以闽狱追偿债款时,亦为之震詫不已。也就是说,周星诒、谭献这对总角之交,在二十三年后终于破除嫌弃,重归于好。

四、结语

徐雁平在探讨《管庭芬日记》与道咸两朝的书籍社会时曾总结道:“日记中所记录的书籍史料更具过程性和整体性,且能还原当时氛围和情状,故在书籍史的研究中,此类文献颇受重视。”^①这一点在稿本《复堂日记》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,以过程性而言,谭献代周星诒购藏带经堂书籍一事可为典型。通过对稿本《复堂日记》以及相关题跋文献的梳理,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:

其一,同治元年闰八月至同治四年三月,谭献因洪杨之乱避居福州,其间与带经堂陈氏后人陈树杓多有书籍往来,为居间购书作了相当的情感铺垫。

其二,带经堂陈氏的大部分藏籍得归周星诒所有,谭献作为中间人,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据稿本日记,自同治三年十月至十二月,谭献为周星诒共购得带经堂藏书117种,其中就包括周氏书钞阁因之得名的明钞本《北堂书钞》。

其三,因旧钞本《隶释》、校本《淮南子》等书籍的归属问题,谭、周二由交好走向交恶,断绝往来达二十三年之久。但根据日记及相关题跋文字的比勘、对读,周星诒所谓谭献从中渔利、干没善本的说法,当非事实。

【作者简介】吴钦根,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清代文献与文化、清代学术与文学。

^①徐雁平:《〈管庭芬日记〉与道咸两朝江南书籍社会》,《文献》2014年第6期,第74页。